

世界经典名著

苦难情人

(美) 欧文·华莱士著 王玲译

经过最残酷的时光
渡过最困惑的岁月
所有的浮世恋情
只因为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苦 难 情 人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王 铃 译

内 蒙 古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黄小林

封面设计：周 昊

苦难情人〔美〕欧文·华莱士 著

王 铃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 280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一版

199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内蒙古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204—03253—5/I·566

定价：21.8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慧眼识珠.....	(1)
第 二 章	交 易	(12)
第 三 章	命运集会	(24)
第 四 章	误 会	(47)
第 五 章	不堪回首的过去	(68)
第 六 章	诱 惑	(82)
第 七 章	谈 判	(96)
第 八 章	黑色舞会.....	(124)
第 九 章	美人计.....	(165)
第 十 章	反 击	(179)
第 十 一 章	嫉 妒.....	(205)
第 十 二 章	火山爆发.....	(217)
第 十 三 章	危机关头.....	(230)
第 十 四 章	谋 杀.....	(257)
第 十 五 章	葬 礼.....	(270)
第 十 六 章	遗 囑.....	(293)
第 十 七 章	一无所有.....	(317)
第 十 八 章	挣 扎.....	(338)
第 十 九 章	亿万富翁的继承人.....	(353)
第 二 十 章	得而复失.....	(379)
第 二 十 一 章	重修旧好.....	(406)
第 二 十 二 章	自取灭亡.....	(422)
尾 声		(440)

第一章 慧眼识珠

宝拉·霍普早已疲惫不堪，四肢麻木了，但她却从未象现在这样铁过心。在距离好莱坞高速公路半英里的麦尔罗斯大街上，阳光普照。街上的人们谁也不曾留心观察她。他们只看到一个穿着脏兮兮的牛仔裤和衬衫的姑娘，满是灰尘的金黄头发，用一根红皮筋胡乱地扎着。但她的那张脸是惊人的美丽。在洛杉矶的盛夏黄昏里，这样一个行人还是颇引人注目的。

宝拉一边艰难地向前走，一边叹着气。她早已适应了埃沃格雷的炎热天气，但这里的热却不太一样。这里的炎热是毫不留情的，干燥的热浪令人窒息，如同一片白亮的火焰，她可以嗅到鼻孔里燃烧的气息。在她的脚下，铺路的石头反射着不真实的白光，令她目眩。她在麦尔罗斯街的北边停下来，因为她实在是没有力气走到充满荫凉的那一边。而且在街北边，她离好莱坞也更近一些。街道上那些触目的广告画或标牌也极其醒目，圣歌的歌词又回响在她脑海里，“群山啊，我的援助从那里来。”她表情忧郁地微笑了一下，然后停下脚步。她应当问一问路，该朝哪个方向去。但在洛杉矶的人行道上每个人都象是异乡客。

“请问贝弗里山怎么走？”她问一个过路人。

“向前走。”行人说着只顾匆匆赶路。

多远？多长？但她在前面看到了答案。上帝给了贝弗里山一顶辉煌的王冠。左边，夕阳西下，在宝拉的眼中，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天堂。一片片的云块，舒展在粉蓝色的天空中，云块都被落日的余辉照成粉红色了。宝拉注视着那些云彩，看着它们渐渐变成桔红色，如燃烧的火焰一般。云彩的下面，一棵棵婀娜多姿的棕榈树显得格外动人。她回过身看了看背后，只见圣·格柏雷尔山脉的上空，挂着一轮苍白的月亮。宝拉觉得这没有色彩的月亮正是她从前所过的地狱一般的生活的象征，正如前面那天堂般绚丽的贝弗里山是她的未来一样。

宝拉心如明镜一般，她知道她需要贝弗里山，她需要被人爱，被人仰慕。她要有人来关怀她，使她永远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再也没有悲剧、失落、邪恶。在她的新世界里，应该有安全，激动人心的美好时光。应该有一个温暖的，永远不会失去的怀抱。他爱她，永远不会离开她，而且他永远不会死去。在她谜一样的未来里，她会成为某个人，受人尊敬和热爱。她的生活优裕轻松，有许多普通人做她的朋友。如果她不能拥有她的老师艾米·斯特所讲过的那些美好的东西，那至少她可以看一看。她再也不要贫穷与饥饿，再也不要经历心爱的人被这个邪恶的世界夺走的那种心痛的感觉。

还有，她要复仇，她曾许诺过塞思·贝克。只有在他的嘶喊里，她才会忘掉仇恨。只有在他鲜血流成的河里，她才能洗清她的怨恨。只有在他临死的气息中，她才会得到新生。

但宝拉是个现实的人，在她可以拥有这些东西之前，她要

为自己创造一个未来。上帝知道怎么干，她要远离那种她一直生活的最低状态。而当务之急是找个地方睡一觉，找一个安全、自由的地方。她很庆幸地看到随着她一路行来，高速公路两边的居民区的条件大大提高了，宝拉希望这是她的未来的一个隐喻。路边装上木板的酒店、九十九美分电影租借处，以及贫困不堪的西班牙区，被香味四溢的饭馆，以及女时装店所代替。她拖着沉重的步伐前行，眼前的景物变得越来越美好。有一家商店尤其吸引她，于是她便走过去盯着那个大玻璃窗看。

这是一家古玩店。里面的东西如同阿拉伯的宝窟一样令宝拉心跳。黄铜镜子，金叶子，一块茶色玻璃后摆着纹路清晰，颜色高雅的桌子。墙上是年代久远的壁挂，色彩斑斓，做工极其精致。五颜六色的小块地毯，带着浓厚的异国情调。还有许多古色古香的家具，她以前从未见过。

宝拉停了下来，她正站在那块茶色玻璃前，这块玻璃制成茶色是为了遮住刺眼的阳光的。她把脸凑到玻璃前，视线落到屋里的各种宝贝上。除了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屋里似乎一个人也没有。屋里还耸立着一些古罗马的雕像，宝拉看着它们，它们那无神的眼珠似乎也在盯着宝拉，似乎是在嘲笑她这种落魄的样子。宝拉忍不住对它们吐了吐舌头，把玻璃弄湿了一小块。

文思拉普·拖尔感到十分奇怪，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街上的流浪姑娘冲他吐舌头。他挑起一撮眉毛，注视着她。他那老练的目光迅速扫视她的整个形象，他对女人并不是不感兴趣的，这个姑娘毫无疑问是美国人，只是需要收拾得干净一点，她需要清洗，再装点些女人們的玩意儿、化妆品之类的。她鼻子的线条也许需要改进一下，显得不够古典——她的脸在冲上看，一

副吃惊的样子。

她的眼睛和嘴巴，正如皇冠上的宝石。她的眼睛如同大理石一样闪着浅蓝色的光芒，文思拉普注视着她的鼻梁和她那迷人的嘴巴。

还有她的颧骨！天哪，它们非常好看，高贵自豪的神情。她的头发无疑是一团糟，但它们明显是美洲人的头发，就是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头发。她的牙齿，十分美好。下巴，非常可爱。她的脖子，令人想到天鹅和那些古代的大理石雕像。她的皮肤平滑。她的小耳朵，小巧玲珑。文思拉普心里给她打了个高分。天哪，天哪，她美极了。如果不是过度疲劳，稍稍提起一点精神来，那么她就会大放光芒的。她是不是他从伦敦订购的茶花女之类的女孩？他又看了看他膝盖上的订货单，把宝拉暂时忘在一边。

宝拉正琢磨着这家商店是个什么字号，托尔的图案设计得非常隐秘——一块大铜盘上嵌着几个简单的罗马字母，由于年代久远，显得更加神秘，宝拉心中升起了一股压抑不住的想要走进去看看的冲动，于是她走了进去。

屋里安静凉爽，她觉得仿佛进入了一座法老的陵墓。走近一看，那些各种各样的古墓显得更加可爱：那些纺织品、各种微小的古玩、手工艺品、建筑群像。在这里艺术向宝拉展开了一个美妙绝伦的世界。这间拱形屋顶的房间里堆满了无价之宝，但却不让人觉得堆积过多。她注意到有一组物品：一幅画、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块地毯，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比单独摆放时更有情调。每一物件之间都彼此相联，浑然一体。如果你拿走其中某一件，就会使这一摆设大为减色。

她身边的那张椅子在与她的心灵交谈。那是一张宝座，椅子腿是弧形的，优雅高贵。上面铺着粉红色的丝织品，椅子上有无比精美的花纹。“我是供人观赏的。”椅子似乎在对宝拉说，“我是一个声明。我成为椅子这一事实是由于意外原因。在我上面休息一下，你会成为某个人物的。”

宝拉无法抵制这一诱惑，如同航海的水手们无法抵制希腊海上的妖女们诱人的歌声一样。她走向椅子。

在一、两秒的时间里，她停顿了一下。她那肮脏的牛仔裤蹭到粉红色的丝垫上。她能在别人的商店里做这样的事情吗？见鬼！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他们把她扔出去。但坐上去会有多么美妙呀！哪怕就一分钟也好，象一位皇后那样……

文思拉普·托尔站起身来，他把订货单扔到一张桌子上。纽约最重要的家俱拍卖也显得没有意思了，他也说不清是否值得找这个麻烦。他可以找个姑娘去看一看，就可以作决定。现在是关门的时间了。

走到商店的前门口，他看到宝拉了。那个粗鲁无礼的街头流浪女竟然坐在他店里唯一不出售的家俱上，她坐在玛丽·安东尼皇后的宝座上，而这正是托尔最喜爱的一张椅子。

那姑娘看见了托尔，恐惧的神情罩在她脸上，如同一片阴云遮住了一轮满月。但为时并不长久。瞬间即逝，她脸上重新露出那种妄自尊大的神情来。

“我想知道当皇后是一种什么感觉。”她说。

“感觉非常之妙，”西方世界里最有名气也最为成功的设计师说。托尔站住了，两手抚着后腰。在他内心里，他早已开始大笑了。

宝拉侧过脸去，她听任自己的一时冲动，坐到了一张宝座上，并且当这个陌生人面对她时，她并未显出恐惧的神情。现在她对他回了一个微笑，因为她觉得无论怎样，他还是很和善的，而她正需要和善与友爱。

他高高的个子，但站立时，重心总是倒向一边，似乎他想使对方失去平衡，而先做出一个榜样来。他大约有六十岁，但宝拉觉得他还很年轻，他脸上有一种饱经沧桑的神情。他的眼睛闪闪发亮，但下面的眼袋却已有了，他的眼镜架在鼻梁上。他的鼻孔很大，几根黑毛探了出来，他刮过下巴，但却刮得不干净，显然他刮胡子时很匆忙。下巴往后收缩，上面蓄了些胡子。他的嘴唇很薄，说不上刻薄，但可能是不讲情面的。

现在他一边微笑着一边说：“开始你冲我吐舌头，然后你又坐在我最喜爱的椅子上。我希望，你不是……”，他假装厌恶地皱着鼻子，“一个妓女吧？”

宝拉也微笑了。“嘿，不，当然不是。”突然她明白过来，“哦，上帝，我并不是冲你吐舌头，我并不知道你在里面。我是对那些罗马人吐舌头，他们看起来对自己相当满意。”

她站起身来。这好象是唯一可做的合理的事情。这个陌生人的态度很随便，但他的衣着表明他不是雇来的助手。他穿着一件灰色亚麻布衬衫，领带打得非常有身份，他身上其他的地方给人印象更深。他穿着极浅的棕色西服，尽管他穿这衣服显得很舒适，但这件衣服却与他不相衬。衣服的肩膀处圆圆的，腰腹部的地方鼓得象个气球。裤子口袋鼓鼓的，裤脚处翻卷起来，脚上穿着一双擦得很亮的棕色系带皮鞋。

“你是托尔先生吗？”她问道，“这是你的商店吗？我觉得它

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好的地方。”

他的眼睛再一次对她表示赞赏，听到她的评语令他很高兴。这个姑娘如同流动的光辉，象罗丹一样流到了他的大脑里，象莫尔的曲线那样，象米开朗基罗、达芬奇那样流进了他的大脑里。她的胸脯并不大，但也不小，她的整个人显得极为匀称。她的两条腿走动起来，姿态优美，但明显她的左腿比右腿要瘦一些，受伤了，上过石膏吗？也许出了什么意外事故？

文思拉普·托尔说：“你对那些大理石雕像的评价很对，那些罗马人，是古代的雅皮士。可怕得象暴发户，毫无幽默感。我很高兴你不是冲我吐舌头，谢谢你的夸奖……我是说过我的商店，”他懒洋洋地挥着手臂，指了指那些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文物，脸上不由得升起一股得意之色。人们对他工作的赞赏正如发生在智利境内不会造成损害的小地震一样有意思。

“哦，对了，我是文思拉普·托尔，你不是个街头妓女或那一类的什么人吧？”

宝拉伸出一只手来。“我希望我是的，”她笑着说，“那样我可能还会有些钱的。但我现在只有十美元了。”

“是什么促使你坐在那张椅子上的？”

宝拉仔细地看那张椅子，“哦，我不知道。它很独特。我是说，它的样子看起来是个椅子，但只限于某些特殊的人。它多少有点超乎一张椅子的地方，但也并不因为是椅子而降低它的价值。我这些话是不是傻里傻气的，但这就是看到它时我自己的感觉。”她颇有自知之明地笑了一下，似乎她有点为此感到羞耻，但并不很厉害。

文思拉普那双敏锐的眼睛睁大了，他并不经常碰到这种艺

术趣味闪光的时刻。一年一次，或是更少，他偶尔也会碰到一些“新”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比麦迪逊大街上的东西多少要强一些。在那样的时候，他才有幸领略一下艺术的魅力。现在，又来了，情况发生了。这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姑娘，穿着破旧的牛仔褲。讲出了关于他的椅子的真谛。她几句话就说清楚了，似乎他的想法都写在他脸上一样。

“你怎么知道的？”他问了一句。这是不是个玩笑？这个姑娘也许是某个大设计师的侄女，奉命来给他惹麻烦的？

宝拉笑了，对他的赞同表示很满意，同时对他的问题也感到有点疑惑。“哦，我不知道。只不过是椅子令我感觉那样罢了。”

“那么，你不是个家俱方面的专家了。”这件油成灰色的宝座是博物馆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是杜波斯的真作，它上面每一个花纹，每一个线条都披露出了美的力量。

“我什么专家都不是。”

“我只是怀疑，好奇罢了。”托尔慢慢地说，他认为会有可能，仅仅是会有可能。他有办法搞清楚。

他心中暗自思量着，这会不会发生呢？最后，他说：“跟我来，”他抓住她的手臂，带着她走开去。

宝拉跟着他，如果她应付得好，也许她可以找到一些食物，哪怕是喝一口水。也许他可以给她一些帮助。

他把她带到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椅子处，中间是一张圆桌。这些家俱是由一种特殊的白色木头制成的，铺着椅垫，在椅子的靠背上，刻着一些人物。

“你以为这些怎么样？”他问道。

“我觉得它们很华贵，很简单，很结实，也很美丽。”

“它们是德国货，一八一零年的。我们把这种木头称为‘布朗德’，我再也没见过比这一套更好的了。”他看着她，她也许需要点暗示。“我可以……”

但是她打断了他，“只是除了那一张外，在边的那一张，它似乎摆错地方了。有点忧郁，相比之下，但它看起来象其它的椅子一样……”

文思拉普兴奋得一阵颤栗。当然它看起来象其它的椅子，人们是有意要它象的。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装饰公司——长岛的牛津装饰公司——使它看起来象其它的椅子一样，但它给人的感觉却不象别的椅子。对于那些可以感受的眼睛来说，它是个错误，是个赝品，混在一群真正的美人中间。但这个世界上只有半打人才有这样的眼光，而他们都是家俱鉴赏名家。而现在，这个姑娘，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小孩子，却道破了这一天机。而且是在她看到它们以后的几秒钟以内。

他退后一步，正准备说话，但他却还是难以置信。他需要证实一下。

“你喜欢哪一块毯子？”

他最近收集了一批毯子，尽管不是最昂贵的，但却是他所踏过的最美丽的。

“这一块……”

毫无疑问，宝拉看中的那一块是在奥兰多最优秀的手指上制作出来的。

“我们来把这个角落的摆设重新布置一下。我来干，你来指导我。我们用一张画来取代这面中国古代的穿衣镜，你找一幅画吧，随便从这屋子里面的什么地方都可以。我们还要找个别

的东西取代这张小桌子，还要再找一张桌子，你来选择，你尽管说。”

他无法控制他的激动情绪，声音显得极其热烈。在他一生之中，自他在耶鲁最早显露他的艺术天赋以后，他一直相信美是存在于观察者的意见之外的。这都要看一个人是否天生有发现美的眼睛。这是天才，他一直在保持着，但不能学到或教会。这种天才可以在不断的对美和艺术的发挥中得到锻炼和提高，但却不是可以教会的。这种天才必须与生俱来，当然了，现在要证明他是天生就具有这种天赋已是为时已晚了，他已经成了一个大名鼎鼎的专家。而当他最初利用他那未经琢磨的天分讲话时，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他的同乡们，过于相信“学习”的价值，经常嘲笑他的理论，而他也无法为自己的理论找到证据。

而终于，在他眼前站着一个活生生的证据，一个身穿牛仔裤的维纳斯。从天堂降临到人间，她那从未受过训练的“眼睛”会向全世界展示他以前一直都是对的。宝拉毫不犹豫。

“我想，那张有鸟的画像挂在这儿很好，那张花梨木桌，还有那个钟摆在这边。当然我们还应该把这块地毯换掉，换成那块画着树的地毯。”

“哦，上帝呀，上帝，”文思拉普对自己嘀咕着，他用力拿着那幅他在一次拍卖会上花二十五万美元买来的画。他能挪动那种以大理石铺面的巴洛克风格的桌子吗？文思拉普脑海里闪现在一个新的画面，这个姑娘是对的。这一切只需要那一块绣着生命之树的波斯地毯。这一崭新的摆设，会令看到它们的稍有天分的人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这个角落将会成为贝弗里山地区最负盛名的一角，那些报刊杂志的记者将络绎不绝地前来拍

照取景。而那些设计者、专家们则会无限依恋它，如同飞机依恋航空母舰一样。

他退后一步，不必再继续了。毫无疑问，这姑娘有那种天才。她什么都不懂，但她却能做出来。见鬼呀！他过去一直是对的。

“你叫什么名字？”

“宝拉·霍普。”

他笑了，做了一个手势，有生以来他第一次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知道你刚才干了什么吗？宝拉，你知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他说着话，他发现她不知道。他迅速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晚，他本已约好要去见一个顾客，那会是一笔大买卖。一百万，也许是一百万零二十。但他并未犹豫。“宝拉，如果你有别的事情可做，你愿意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吃饭吗？”

宝拉的眼睛睁大了，上帝呀！吃饭，她几乎已经忘记了，而现在她想起来了。她的胃开始呻吟着迫使她接受。“我很乐意。”她说。

第二章 交易

“我希望在我下定决心以前，你们能给我一两分钟的时间。”

罗伯特·哈特弗抓起咖啡桌上的眼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他周围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恐惧的味道，这不是身体上的恐惧。坐在他周围的六个男人是不惧怕任何身体上的损伤的，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恐惧。他们都离一个可能使他们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的交易很近，非常近。哈特弗口中说出一个“是”，那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回家去，如同一个个电影中的英雄一样。

而一个“不”字则会使他们成为历史人物，对于他们这群人来说。这个伟大的时代就变得无法适应了。他们的个人声誉以及金钱、权力和性、婚姻等等都将泡汤。现在他们都紧张地握着拳，等着巨星的抉择。

罗伯特·哈特弗给了他们一个小男孩才有的微笑——一个使那些看电影的人陶醉的微笑。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象个拥有五千六百万美元的人，但他看上去确实不太好对付。他的脸是十分完美的，女人们这样认为，男人们也这样认为，小孩子们同样如此。如果动物们可以张嘴说话，它们也会表示同意的。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如果谁要

说他不英俊，那只是证明自己失去判断力，没有理智，是个瞎子。他眼中的感情根据他所看到的人的形象的不同而改变。他的眼睛时而是忧郁的，时而是羞涩的，时而是含笑的，时而是威武有力的。在一刹那之间，他可以任意变化，而在一刹那之间，也可以任何表情都没有。他已经三十六岁了，但他眼睛周围的皮肤还很年轻健康，没有一丝皱纹。他的头发，是深棕色的，顶部和两侧修得很短，后面却很长，一直覆盖到他那优美的颈部，有点不合潮流。这一发型是呈现为几何效果的，衬托出他那个方形的带酒涡的下巴。他那高高的颧骨，使他那蓝色的眼睛更加秀美。他的样子并不象模特，他也不象那些宝路香烟广告中的男子形象。他的脸令人着迷。非常和谐，是所有的女人都喜爱的那种脸。他的衣着也不使他的尊容减色，而是使它更为引人注目。他的白色T恤非常干净，下面穿着蓝色牛仔褲，脚上是耐克运动鞋。他的身材优美，肌肉健壮。总之他的美是有目共睹的，在落日饭店里围着他的那些人，对此都无异议。

“如果我们能说出任何一点可以影响你的话……”

波思·利波弗的声音在颤抖，他无法忍受这种沉默。在你六十岁时，如果这是证明你是否冷静理智的标志，你就应该学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当前，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心这一点，但却不用再隐藏了。他怎么才能说出这位超级明星喜欢听的话呢？他能给他什么？他怎样才能奉承他？哈弗特有很多姑娘，而波思不只是一百次地对哈特弗说过他爱他胜过上帝。格拉克斯已经当着破产的危险保证说制作间正向这位影星飘来。

罗伯特抬起一只古铜色的手在空中挥动了一下，它的意思